

▶▶▶▶ [上接 A2-A3 版]

海洋经济亟须升级

2011年全国海洋经济总值同比增长为10.4%，而在地方版规划中，年均同比增长均在15%以上。统计显示，2011年天津市、广东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海南省、辽宁省、江苏省和广西自治区的海洋经济产值总值为381万亿元。如果按照全国平均增幅测算，2015年产值规模应为558万亿元，也就是说，以705万亿元的目标计，这9个沿海省市区的海洋经济发展将较平均水平多增长1.47万亿元。

海洋经济研究人士表示，从目前的海洋经济发展现状来看，产业层次较低、低端无序等问题比较突出，并且海洋传统产业在海洋经济中的比重偏高，这说明我国海洋经济还处于粗放式发展的阶段。

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国内提出的临港工业发展规划已经接近十个，包括上海、大连、青岛、广州、天津、宁波、厦门等众多港口城市，其中关于海工装备制造、石化、钢铁等产业发展定位基本一致。

一位长期从事海工装备研究的券商研究员对于大规模的海洋经济开发感到担忧，当前船舶工业的困境可以作为前车之鉴。他指出，“从2005年开始，随着大量投资涌入船舶制造业，低端散货船产能急剧膨胀，高端的大型油轮也在国油国运的政策刺激下大量生产，这直接导致市场供给严重失衡。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的船舶制造企业出现了大规模的亏损，亏损金额同比增长了60%以上。”

从全国来看，2011年海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2327亿元、21835亿元和21408亿元，占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51%、47.9%和47%。不过，恰恰是增加值不高的第一产业占据了目前国内海洋经济的较大比重，以海南省为例，2010年海洋三大产业的结构分布为22:23:55。

有专家以渤海油污污染和大连石化设备事故为例指出，发展海洋经济面临着较大的环境风险。专家表示，当前沿海的海洋工业布局较为分散，不利于集中整治和监管。在人口密集、资源环境承载力弱的地区存在大量化工项目，增加了环境压力。一些海洋工程项目缺乏合理的规划和统筹协调，布局不合理造成公众环境需求与环境形势之间的矛盾。

海南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定之在讲到发展海洋经济时，着重强调“蓝绿并进”的重要性。他表示，无论采取任何开发举措，都要充分考虑到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加强对海洋经济发展总体目标、总体规划和总体思路的研究。

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曹忠祥表示，地方政府在开发海洋经济资源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这样才能保证海洋经济得到可持续的发展。

普遍质疑 地方政府巨额投资是空头支票

从表面上看，128万亿投资红红火火的规划，令人眼花缭乱，但这样规模的投资额能否成功，人们自然表示怀疑。

从投资增长GDP的角度看是立竿见影的，但从投资效益和财政负担的角度看，未必是地方政府可以在短期承担得了的。这种经济冒进现象，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些地方政府抱着“项目上了再说，有钱花了再说，没有钱想办法借了再说”的思



12.8万亿元 13省市出手稳增长 释放上攻能量 还是投资冲动?

□ 特约撰稿 三水



于稳增长有一定效果，但也有着明显的负面作用。 CQMM课题组及参加报告发布会的专家学者发出预警，认为以投资为导向的财政刺激政策对

想，至于是否有能力负担根本就

不去考虑。 至今，我们也不太清楚，在地方政府抛出的13万投资计划中，政府投资占多大比例，社会投资又占多大比例。但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投资将主要由政府来完成。过去几年，一些地方上马的项目“基本还债无望，很可能引发不容乐观的银行坏账”。由于地方政府财力与投资计划差距悬殊，实际投资与投资计划差距如此不对称。

今年以来，全国财政收入增速持续放缓，再加上土地收入的锐减，各地财政减收渐成趋势。有媒体测



算发现，全国有近四成的省市级地方政府在时间过半的情况下，并未完成一半的财政收入任务。

未来一段时间，不少地方政府可能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财政支出困局。财政压力悬于眼前，各地方政府要完成规模宏大的投资，谈何容易。但是，不管从哪方面融资，对已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来说，有能力继续进行负债投资吗？继续负债下去，其风险将有多大呢？

更重要的是，与上一轮中央主导的投资计划具有统筹安排、系统协调等优势相比，这次地方地方政府10万亿投资计划很容易出现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加重金融风险等隐患。因为本轮投资依然以低效重复的政绩工程为主，基础设施建设等仍占据重要地位。

因此，一些观察家指出，由于各地政府推出的10万亿的投资计划，其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说得严重一点，这128万亿很可能是地方政府开出的空头支票。

面对各地在短期内抛出的128万亿的投资计划，有人形容这是1958年“大跃进”的翻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把这一政策演变成一场固定资产投资大比拼，盲目确定投资目标、扩大投资计划，其后果将会十分严重的。

问题是，地方政府官员嘴里吐出的巨大数字，其实是对他们希望从国外、国有及民营企业乃至中央政府吸引到的投资所作的乐观预测，而不是地方政府本身在未来几年计划支出的金额。

在地方财政收入无法完全独立支撑规模宏大的投资计划情况下，如何融到资金成为难题。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与2008年4万亿大规模投资计划相比，出现了很大的不同。国家对于地方债政策的收紧、房地产调控，导致地方土地出让金减少，这些都让地方政府在新一轮投资中捉襟见肘。 有专家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大

规模的投资计划有些无法理解，中国的银行系统没有能力提供这么大规模的贷款，因为中国的银行系统正为2008年大规模刺激所引致的2万亿至3万亿元地方政府坏账而发愁。

国家审计署的审计报告显示，从1997年至2010年短短14年间，地方政府债务上升了40倍。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107万亿元，其中政府直接责任达9万亿元，占可支配收入的86%，超过当年全国财政收入，其中有78个市级和99个县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2011年新增地方债务3万



亿元，规模达13万亿元。

据社科院发布的金融蓝皮书测算，2011—2013年地方债务进入偿债高峰期，到2012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偿债率将超过20%警戒线，达到266%，一直到2014年才能回落到警戒线下。而此次的地方版“4万亿”会使得地方债务偿还雪上加霜。与此同时，7月6日，全国人大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修正案（草案

二次审议稿》），直接叫停地方政府自主发行债，至此地方政府一条重要的融资渠道被关闭。

从目前来看，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新一轮巨量投资热潮和投资竞赛正在展开，这巨量投资计划，在地方政府自身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借助于银行信贷。地方银行正在被动员要求支持投资项目，要承诺能够贷款，这会使政府的债务黑洞越积越大，而对于银行而言，无疑是一个灾难性的选择。面对如此宏大的投资计划，人们不禁担忧：今天如此巨额投资，会不会成为明天的“财政毒品”。

今年是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偿债高峰。如果地方政府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其债务压力无疑将再度大增。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认为，地方版“4万亿”的一个隐患是会进一步恶化地方政府负债，使得地方债务偿还雪上加霜。 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107万亿元，占全国GDP和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重分别为26.93%和70.45%。全国范围今年到期的地方政府性债务达1.8万亿元。

不过，地方政府认为大规模投资计划有助于债务的化解。

全年增速有望维持8%以上 预警地方财政冲动

厦门大学和华社《经济参考报》社9月2日联合发布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2012年秋季预测报告，预计如果通过适当降息0.25个百分点并保持N2增长14%左右，同时辅之以适度的财政政策，



第三、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将回到8%以上，2012年的中国GDP增速仍可维持在80%的水平。

CQMM课题组认为，2012年中国经济尽管遭遇欧元区经济大幅减速，美国经济复苏缓慢的不利外部局势，但是，上半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已经逐步产生作用，中国经济增长“缓中趋稳”的态势正在确立。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中国经济进入速度转换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树成认为，现在经济增长率在76%至78%是正常的，而且高于政府年初75%的预期目标，没有必要兴师动众地采取宏观刺激政策。

课题组也认为，8%的经济增长率是中国进入次高速增长阶段之后的正常增长率，在外部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未来两年中国经济的最低增长率预测值为7.5%。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当是适度微调，稳住8%左右的增长速度，将重点转向深化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不宜再度启动大规模财政支出刺激政策。

事实上，二季度中国经济时隔三年再次“破八”之后，市场上要求再次启动新一轮大规模投资刺激政策的呼声再起。据媒体报道，近几个月“地方版四万亿”火热升温，从6月份至今，多地公布了一系列大手笔长期投资发展规划，各地曝光的投资规模之和已接近10万亿元之巨。

课题组及参加报告发布会的专家学者发出预警，认为以投资为导向的财政刺激政策对于稳增长有一

定效果，但也有着明显的负面作用。

课题组进行的政策模拟分析结果显示，在当前外部经济环境下，实施追加“2万亿”财政支出（2008年投资扩张规模的一半）扩张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GDP的增长率，但力度有限；由此带动的信贷及货币扩张不仅会大幅提升通货膨胀的风险，而且还可能进一步恶化原已失衡的经济结构。

大规模刺激政策带来的地方债问题更值得关注。课题组认为，在当前债务规模较大、发债空间减小、偿债逾期风险较高以及相关的宏观风险背景下，再度推行大规模的财政



支出刺激政策无疑将恶化政府的债务负担状况。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杨瑞龙看来，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的“速度依赖症”，要维持经济增长的速度，目前可用的刺激手段非常有限，还是需要稳投资，但以政府为主的投资，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投资本身不可怕，提高消费能力也需要投资，关键是投资的结构、效率和资金来源，要改变过去完全由政府主导的状况。”刘树成说，投资的方向应该包括六个方面，即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搞好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发展现代农业；加强科教文卫等基础设施建设；搞好保障房等民生工程。

让专家学者更加担忧的是，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以及转向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信贷扩张，不能有效刺激对实体经济的长期投资。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龚敏告诉记者，2009年开始的刺激政策带来产能过剩，导致企业出现不愿意借钱的情况，而今年四季度可能还会降息0.25个百分点，过多的信贷转化成过剩的流动性，从而引发资产价格大幅反弹。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认为，目前中国最迫切的还是实体经济的转型，要进行供给端的大调整才有可能保持住7%的长期增速，包括切实采取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大幅度地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解决企业的技术转型之困，否则长期的增长潜力将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课题组建议，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当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长效率，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建立民众有效制约的有限政府，更好地使财政收入真正用于民生，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等方面做文章，为转向内需拉动为主的次高速增长创造条件。



杨钧 罗红/摄